

英雄的尾程

王直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1251

W663

XWTS 0012940

王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英雄泪



艰 难 的 历 程

王 直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5 5/8印张 2 插页 105千字

1979年7月第1版

197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5,500

统一书号：10173·118 定价：0.42元

J251
27
2

3335上注

目 录

艰难的历程

——坚持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九团…………（1）

- 深入敌后 智取宁洋城
- 攻坚夺隘 奇袭姑田镇
- 发动群众 建立根据地
- 转战金丰 火攻四角楼
- 月流会师 红军声威扬
- 披荆斩棘 向闽南挺进
- 革命熔炉 锻炼小英雄
- 非咱亲娘 胜似咱亲娘
- 南征胜利 凯歌冲云霄
- 横扫土围 强龙斗恶虎
- 千锤百炼 英雄志如钢
- 越战越强 打开新局面
- 英勇善战 夜袭草鞋岭
- 鱼水深情 军民一家亲
- 回师金丰 威震闽粤边
- 响应号召 奔抗日前线

工农赤卫队.....	(143)
少年战斗英雄林琳.....	(151)
东线战场上的青年突击队.....	(165)

艰 难 的 历 程

——坚持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九团

一九三四年春天，国民党反动派出动了一百多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“围剿”。我们的工农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。不久，中央军委决定派几个红军独立团到敌人后方去，开展游击战争，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，其中就有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九团。

深入敌后 智取宁洋城

那是一九三四年春天，我们红九团驻在连城县城里和郊区。一天，接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的指示，要我们尽快深入敌后，到永（安）、宁（洋）、连（城）、漳（平）地区开展游击战，积极地打击敌人，配合苏区红军主力作战。当时红军部队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，就是在军事行动之前，要做好政治工作。特别是古田会议之后，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建军纲领——“古田会议决议”深入军心，坚持了

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，每逢行军打仗，都得先做政治工作。我们团接到上级指示后，从政治委员到政治处的工作人员都下连去作宣传鼓动工作，连日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，开展谈心互助活动，进行政治思想动员。本来战士们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就窝着一股火，听说要去敌后打仗，都笑逐颜开，忙着打草鞋，缝干粮袋，准备行动。

三月二日的清晨，太阳刚爬上山头，我们全团的指战员，就穿着整齐的灰色“列宁装”，领口缀着红布领章，戴着灰色八角红五星帽，打着绑腿，穿着草鞋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“武装上前线”的进行曲，聚集在城东广场待命出发。这时，共产主义儿童团、少先队员和群众也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，欢送自己的队伍。

“同志们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”团政治委员罗桂华同志站在队伍的前面问道。他是个矿工出身的干部，打仗勇敢顽强，工作积极，深入群众，以身作则，同志们都热爱他。他这一问，立即得到了雷鸣般的回答：“准备好了！”

罗政委接着动员说：“游击战争是打破敌人‘围剿’的一种有效的战法。我们要根据毛委员在井冈山和闽西打仗的经验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，到敌后去狠狠打击和消灭敌人。”最后，他提高嗓门问道：“同志们，我们要打到敌后去，大家怕不怕？”“不怕！”全团同志都坚决地回答，广场顿时轰动起来了。

“打出去，打出去！”

“消灭反动派，保卫苏维埃政权！”

高昂的口号声此起彼落，响彻整个广场。

八点钟，二连长一声口令，大家便列好整齐的队形，迈着坚定的步伐，在欢送的锣鼓声中向东挺进。

闽西山区的三月，艳红的杜鹃花满山遍野地开放着，到处是一片春色。如果不是反动派的围攻，我们的苏区将又是一个五谷丰登的好年景。我们走远了，锣鼓声还隐约传来，回头望去，乡亲们仍在频频招手。有的战士感动得落下热泪。我们加快步伐，前进，再前进！再见了，亲爱的苏区人民！

我们红九团来到敌后，头一仗就是智取宁洋城。

宁洋原是一座县城，现为漳平县双洋公社所在地，位于永安与漳平两县之间，山峦重叠，形势险要。当时，这里驻扎着敌人一个保安团。他们自恃天险，高枕无忧，固守山城，把宁洋当成一个横行无忌的“极乐世界”。

红九团接受了攻取宁洋城这个战斗任务后，全团的指战员非常高兴，巴不得马上打进宁洋去，在敌后打个漂亮仗。

可是，攻占敌城，并不那么简单。宁洋城虽然不大，城墙却很高，两面环河，碉堡密布，易守难攻。我们部队来到敌后，攻城还是第一次，没有经验。当时全团只有步枪和两挺重机枪，没有其他攻坚武器，而且又是在与兄弟部队互无联系的情况下作战，从条件来说，确实有不少困难。攻取宁洋是我们深入敌后的第一仗，这一仗的胜败对今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影响极大，必须保证全胜才能更好地鼓舞士气，激励斗志。因此，宁洋打不打？怎样打法？成了红九团全体指

战员研究的中心议题。

干部和战士提出了两种意见：一种是“只能智取，不宜强攻”；另一种是“围城打援，相机攻取”。两种意见，各有道理。究竟怎样打法好呢？部队按照“古田会议决议”的精神，开展军事民主，发动群众充分进行讨论，发挥群众的智慧，出主意，想办法。

这时，上级为了加强红九团的领导，派来陈仁同志任团政治委员，罗桂华同志改任团政治处主任兼党总支书记。他们两人和团长吴胜同志深入到战士中去，听取各种意见，共同商量，一致认为多数同志提出的“智取宁洋”的意见是切实可行的，既符合毛泽东同志指示的“消灭敌人，保存自己”的战术原则，也符合我们在敌后没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作战的实际情况。

第二天，吴团长、陈政委和罗主任就在翁林坑一个破旧的大厅里召开作战会议，与第二作战分区的赖科长以及赵群、郑杵昌、刘汉和张清辉等几个营长、教导员，仔细地研究了敌情、地形、民情、我情。经过周密考虑之后，团长、政委下了决心，确定了兵力、火力的部署和使用。陈政委接着动员说：

“宁洋这一仗，意义重大，不仅可以直接牵制敌人，配合苏区红军主力反‘围剿’，而且是打开敌后局面，扩大我军政治影响，开辟新苏区，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关键。此外，在经济上可以筹粮筹款，可以得到大量的物资补充。但是，敌后攻城，可能遇到许多困难，必须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去克服困难，才能夺取胜利。”最后，他号召全团同志加倍努力，争

取首战必胜。

各营营长、教导员受领任务后，立即召开会议，进行战斗动员。并挑选了二十多个英勇善战、机智灵活的干部和战士，以团侦察参谋蔡荣华为队长，组成了精悍的便衣侦察队，按照当地风俗进行化装，既有农民、商人、教师、学生，也有挑担子、抬轿子的苦力等各种各样的人物。他们都随带武器，准备首先潜入城内侦察，以便里应外合。

三月十六日，天刚发亮，侦察队长蔡荣华就喊醒大家，做进城前的准备工作。

蔡荣华是福建龙岩县人，年青活泼，身强力壮，胆子很大，聪慧机敏，有战斗经验，又会讲本地话。他经常深入白区侦察敌情，在敌人心脏地区的茶馆、赌场进进出出，通行无阻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取得很多可靠的情报。

这天正逢当地群众过节，进城的群众很多。上午十点钟，在通往宁洋的道路上，行人已是熙熙攘攘。这时，从远处山上三三两两地下来二十多个老百姓，挑的挑，背的背，快步插进人群，混入城内。这班人就是我们红九团的勇士。他们进城后，很快地隐蔽在我军情报员家里，然后按原来分配的任务，保持密切的联系，隐蔽地进行侦察活动。

驻在城内的敌人是国民党保安第七团，有四、五百人，固守在四大城门与东门南山、下桥、东洋庙、高坡等要塞。

巧得很，当天下午两点钟，敌人想趁这天进城群众多的机会，到处拉民伕去城南下桥高地修补工事。蔡参谋就利用这个机会派了黄成功等四个侦察员，有意到街巷上去蹲

跶，让敌人拉去修工事。他们一到工地，为了迷惑敌人，干得格外卖力，很快就得到敌人监工的赞赏，还给他们水喝和黄烟抽。他们一面假装劳动，站在高处观察全城地形、工事及敌人的兵力分布、火力配置等情况；一面留心听敌官兵的谈话，了解其军情、士兵政治情况、官兵关系等。侦察队在外面的其他同志，也按照预定的目标，分别进行了侦察。他们只花大半天的工夫，城内敌人的兵力、武器装备、防御工事和行动规律等情况，就基本掌握了。

晚上八点多钟，蔡荣华同志带着原来城内的情报关系人员；找到了国民党县政府的办事员（是我情报员的知己朋友），利用他办公室的电话，接通永安方面的线路。这时，我团部通讯班按规定时间，在这条线路上搭通了电话。老蔡立即和王参谋通上了话：

“喂，喂！你是永安，是老王吗？我是老蔡，我在城里。请你转告吴老板，他开的货单，城里全有，我们一切都办妥了……。请吴老板明天派人来看货好吗？”

“好，明天一定来！”

王参谋将通话情况向吴团长报告后，吴团长立即命令：“部队马上出发！”

各营部队迅速集结到百种畜通往翁林坑、宁洋的大路旁边一条山沟里。罗桂华主任对部队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。他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。拿下宁洋城，我们是有把握的。侦察队的同志已经全部入城，现在就靠大家去解决战斗。但是，战斗一打响，情况随时都可能变化，

大家要准备两手，软攻不成，就来硬攻。楼梯、竹竿全部要带上，思想上要准备硬攻……。在战斗中，要维护党的政策，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宣传我军的宗旨，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。”

罗主任动员后，干部战士个个精神振奋，斗志高昂，满怀胜利信心向宁洋进发。

夜，漆黑漆黑的，毛毛雨还在下着，百种畜到翁林坑一段山路滑得象泼上了油。队伍里不断传出“噗哧、噗哧”的跌倒的声音。有的同志草鞋被烂泥粘住拔掉了，就干脆赤着脚走路。毛毛雨下到半夜停了，但天还是黑得看不见路。部队在漆黑的夜里不顾一切疲劳，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前进。

十七日拂晓，东方刚露出红色云霞，先头部队第二营的勇士们就已抵达城西门的宁洋大屋桥上。这里离城很近，我们稍稍休息了一会，靠拢部队，然后各部根据预定的作战方案，迅速包围了县城。

与此同时，城内侦察队的同志也开始行动。他们摸进西门城楼时，守敌一个排还在呼呼地睡大觉。他们先抓住了敌排长，其他敌人在侦察员的手榴弹威胁下，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，就乖乖地当了俘虏。一枪未响，拿下了西门城楼。

侦察班长苏金山，按规定信号，一边打手电筒联络部队，一边命令敌排长打开城门。早已等在城外的红四连，飞也似地冲进了西门。我和敌工干事张花南在城楼下大喊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敌人跑不掉了，多捉俘虏，多缴枪炮呀！”四连和三营的同志们马上往城内推进，扩大战果。



这时，我侦察队在东门、北门也都打开了城门。一营一连夺得了东门高地，二连、三连冲入城内，在狭窄的十字街头，开始了激烈的战斗。那里有一座庙，周围都是碉堡。敌人逃窜集中在这里，企图顽抗。三连七班的战士们勇猛地冲上前去，一排手榴弹，炸得敌人调转屁股就跑。我们乘敌人混乱之际，冲进了敌保安七团的团部。敌人还企图在这里继续顽抗。我们一面在正面攻击，一面派出四连绕过一条巷子，与我侦察队一起，沿着两边矮房，绕到国民党县政府后面，用密集的火力夹击敌人。

四连冲进敌县政府后，那些官老爷、太太、小姐吓得魂不附体，都“噗通”跪下，向红军求饶，有的连衣服、鞋袜都没穿好，一副狼狈相。

四连一排乘胜追歼敌人。他们从敌县政府后门冲进了敌保安团部，迅速攀上屋顶，子弹、手榴弹象暴雨一般向垂死挣扎的敌人倾泻而下。青年战士黄南星，个子虽小，杀敌的英雄气概不亚于其他同志。他一面用步枪猛打，一面高喊：

“白军弟兄们，缴枪不杀，红军优待俘虏！”在我红军战士围歼之下，顽抗的敌人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投降的投降，没有一个漏网。

城里战斗快结束时，红四连又发现警察局有一股敌人在保安团副团长宋麻子操持下，依托一座石木结构的房子，顽抗待援。四连二排长钟福乾指挥战士们勇猛地扑了过去，数十个手榴弹甩进了屋子，炸得敌人血肉横飞，叫爹叫娘。最后，敌麻子副团长只得带头举手投降。

宁洋城解放了，这时才九点多钟。这场战斗歼敌一个保安团及国民党县政府、警察武装等六百余，缴获各种枪支三百余支，子弹三万余发，食盐二百多担，还有很多其他物资。

食盐是苏区当时最缺乏的物资之一。卖盐不是论斤论两，而是用药铺里的戥子，几分几钱的卖。我们红军战士出发打仗，带上一小撮盐，就象宝贝似的，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，生怕溶解、丢失。这次缴获了那么多的食盐，是件了不起的大事。团首长决定运回苏区去，把它当作献给苏区人民和中央红军的珍贵礼物。当时陈政委和罗主任号召大家：

“背盐就是背黄金呀，我们要一两不丢地运回苏区去！”九团的战士都是从苏区来的，深知盐的宝贵，听了动员，大家都很高兴。第二天，各连被选派送盐的战士，带着全团同志的敬意，怀着向老家送礼的激动心情，背的背，挑的挑，没有工具的就用裤脚管装，翻过一千多公尺高的芙蓉山，兴高采烈地把食盐送回了苏区。

智取宁洋的胜利，是坚决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，是红九团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胜利的开端，对保卫中央苏区，牵制敌人，配合红军主力作战，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攻堅夺隘 奇袭姑田镇

一九三四年的春末夏初，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全力疯狂

“围剿”中央红军。为了拖住敌人的后腿，尽最大努力配合中央主力反“围剿”，红七军团也打到苏区外围来了。根据上级的指示，我们红九团和红七军团的十九师相配合，抓住敌人后方空虚的弱点，破例地打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，解放了永安城。

这次攻坚战是由红十九师统一指挥的。我们红九团开始是增援攻城部队，接着又参加了两昼夜的坑道作业，将壕沟直挖到永安城墙脚下。然后，我们用大木箱装了几百公斤的土炸药，在发起总攻击时，一下子就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。红十九师部队便乘此攻入，歼击敌人。这次战斗进行了好几天，全部歼灭了国民党卢兴邦部三个团，缴获了轻重武器二千多件和大量的弹药、物资，把苏维埃红旗插上了永安城头。

不久，方方同志从红色首都瑞金带了宁化独立营（这个营后来编属红九团），经宁化、清流来到永安，担任我们红九团的政治委员。为了单独行动和作战的需要，我们团政治处改为政治部。当时听说，方政委在临走前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、朱总司令和刘伯承等同志，都亲自向他交代任务，要他率领红九团破坏敌人修筑漳（平）、宁（洋）公路的计划，发展游击战争，并接替红七军团驻守永安城，继续拖住敌人的后腿。

当时，永安城还有我们缴获敌人的很多钢铁、机器、盐、布等中央苏区急需的物资。这些物资一时运不完，又还要继续筹款。因为这缘故，红九团必须暂时固守永安城。

永安城附近敌人的主要力量并不强，不过有两三千人的“童子军”倒是很猖獗。那时敌人曾企图利用“童子军”向我们进攻。我们团首长早料到了这一着，根据当时的情况，来个先发制人，派二营到洪田一带去收拾“童子军”。

这些“童子军”是受土豪劣绅欺骗而聚集起来的。他们每个人都赤着脚，围着一个红肚兜，头上扎块黄布，腿上打着黄绑腿，黄背心上还写个“童”字。打起仗来先念咒，再喝一大碗和着朱砂的酒，弄得神志失常，自认为是“刀枪不入”，在“师父”的驱遣下拿着大刀、梭镖猛冲。我们二营摸清了他们这个特点，就把他们诱到我们早已设下的埋伏圈里，先打死他们的“师父”，再大喊：“你们的师父死了！你们的师父死了！”“童子军”一看“师父”被打死了，顿时乱成一团，待清醒过来，都已当了俘虏。

永安城解放不久，就成立了永安县革命委员会，方方同志兼任革命委员会主任。“五一”劳动节那天，革命委员会在城里召开了几千人的庆祝大会。会上，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、衣物分给贫苦的群众。二营正好也在这时把俘虏的一百多个“童子军”押了回来，军民情绪更加欢腾了。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优待俘虏政策，对俘虏不打，不骂，不搜腰包，还在群众大会上发给俘虏每人三块光洋的遣散费和一些衣服，给他们吃了顿好饭。政治部给他们上了一天政治课，便全部释放了。

五月中旬，军委交给红九团掩护物资后撤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于是，我们遵照上级指示，撤出永安城，向连城以东